

诗人的生成与自我经典化

——作者生成论视域下的但丁

刁克利

[摘要] 但丁一生为爱痴狂，也追求成为经典诗人。其创作是以爱之名塑造自己作为诗人的自我生成和自我经典化的过程。从《新生》到《神曲》，他不断提升恋人的形象，赋予贝雅特丽齐丰富的寓意和象征。他亦化身为恋人、语言与哲学研究者、迷茫者、朝圣者、见证者、辩护者、宣判者、圣徒、预言家等多重形象。诗人对恋人完美形象的刻画和对自我的经典化过程相辅相成。其实现机制主要是通过现实诉求，反映时代风云；探索诗学诗论，扩大思想容量；重塑空间和移位变形，完善诗歌艺术。《神曲》完成了对恋人完美形象的塑造，也确立了自己作为经典诗人的地位。

[关键词] 但丁；《新生》；《神曲》；作者生成论；自我经典化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与作者生成论释义

但丁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在文学史上，他是意大利最伟大的民族诗人。对但丁作品的研究，尤其是有关《神曲》的著述也是汗牛充栋。在文化史上，他被称为欧洲第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但丁是一位从事公民政治斗争的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上首位介入型知识分子”^①。就《神曲》而言，“这一部诗篇是想象文学中描写中世纪心灵无以殚殚、最具代表性的精品”^②。在整个意大利和欧洲文学背景下，“这部喜剧就被认为是一部可以与古代伟大的诗歌相提并论的经典，这是他同时代的意大利语作品无可比拟的”^③。布鲁姆认为：“除了莎士比亚，但丁是所有西方历史和文化的最高诗人。”^④ 这一评价或许说明，但丁作为诗人及其《神曲》的崇高地位，都已经成为文学史和人类文化中的一种共识。

关于但丁，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但丁生前，他就对自己期许甚高，对自己身后可能享有的崇高评价满怀信心。诗人在《新生》结尾处表明决心：“我希望用对于任何女性都没有说过的话去描写她。”^⑤ 也就是说，在他未来的诗篇里，他对于自己恋人的描绘将无与伦比。在《论俗语》中，但丁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最好的语言只适合于最好的思想。”^⑥ 这意味着，他相信，《神曲》的创作将使用最好的语言、表达最好的思想，他将依照至高至善至美的标准描绘恋人。《神曲 地狱篇》中，但丁在“灵泊地”（Limbo，一译“林勃”）遇到了大诗人荷马、贺拉斯、奥

作者：刁克利，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diaokl@ruc.edu.cn。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成果。

① 罗伯特·安东内利：《但丁、彼特拉克与欧洲知识分子的起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② 吕健忠、李爽学编译：《西方文学史》，12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③ A. Ascoli. *Dante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Auth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

④ H. Bloom. *Dante Alighieri*.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4, p. 3.

⑤ 但丁：《新生》，1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⑥ 但丁：《论俗语》，载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2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维德和卢卡努斯。四位大诗人相互交谈,向但丁表达敬意。“他们还给了我更多的荣誉,因为他们把我列入他们的行列,结果,我就是这样赫赫有名的智者中的第六位。”^①加上引领自己游历的导师、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但丁就这样将自己的地位等同于这五位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不同的是,但丁把他们五位的灵魂放置在地狱入口的灵泊地,因为其余五位诗人皆已作古多年,不曾听闻基督圣言。但丁的言外之意在于:自己乃是基督教以来的第一诗人,是有史以来、尚在人世的最伟大诗人。而当时《神曲》远未完成,一百章宏大构架中刚刚到开篇第四章。

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何以如此自信?他在作品中怎样刻画自己的形象,将自己提升为经典诗人?他曾经尝试了政治、哲学、诗学和宗教等不同方式传播他的思想,为何最终还是回归了文学?他的现实人生、哲学探索和诗学研究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他的创作?从作者生成论的视角研究这些问题,也许能够有所发现。

作者生成论的核心理念认为,作者是一个不断建构中的角色,是一个处于不断生成和生长的系统中,一个处于写作过程和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动态生成的过程中的角色。^②具体说来,作者生成论即作者的成长研究,既包括作者生成的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又包括作者自身与写作相关的早期兴趣、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还包括作者对成为作家的自我认知和作家角色的确立。^③但丁作品自传性强,特别适合用作者生成论的观点来分析他作为诗人的生成过程。具体的研究是关注但丁如何从自己的人生际遇开始,以自身为主角,以恋人为描写对象,不断提升恋人的形象;同时描摹自己的人生轨迹,升华自己的思想境界,达成自己的文学理想。

但丁作品与其生平的联系早已得到公认。泰戈尔谈到但丁时说:“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在诗歌和人生两个领域,一样施展才华。诗歌和功业都是他才华的成果。把他们的诗作和人生放在一起观察,意义更加广大,内涵更加丰厚。但丁的诗作和人生密切相连,一起阅读,就能更多地看到人生和诗作的荣誉。”^④曼德尔施塔姆也这样评价但丁的个人特质与其创作的密切联系:“他的宝石般的特质无非是巨大的内心不平衡的产物。”^⑤对于《神曲》这样的文本,“诗人通过自我引述,回顾自己诗歌的过去的那些时刻,具有独特的重要性”^⑥。由于但丁作品的自传性强,通过文本解读建构但丁传记,或者通过但丁自述重构文本意义,已成长久的学术共识。

批评家对作家文学地位的评价,是把他放置在文学史的坐标中,和其他作家相比之后,才能做出适当的判断。而作家是投入自己的生命实践,用自己的经验写作,既符合文学规律,也包含丰富的个性。作家的生命体验是独一无二的,他如何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了文学素材?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从这个角度观察作家创作,是作者生成论和一般文学批评的不同之处。作者生成论是更贴近作家内心的研究,更有利于了解创作的秘密和动力,揭示作家生成的独特性。

从作者生成论的视域研究但丁,不是说明但丁是一位什么样的诗人、不是对但丁的文学地位进行再评价;也不是为了阐释但丁的作品内容、展示他的艺术才能,因为这些方面早有定论。作者生成论是对作者与作品的共生关系的研究,目的在于阐释二者的相互影响,寻找作者创作的核心秘密。作者生成论视域中的但丁研究,能够揭示但丁作为一个人到诗人的生成过程,说明他如何从一个痴情的恋人、执政官、哲学家、学者成为诗人,进而分析诗人的经典化方式,表明诗人的生命特性。这样的研究会加深我们对文学创作规律的认识,加深理解文学与哲学、宗教的本质区别,领会诗人的自我意识和批评家评价文学的不同方式与标准,凸显作家生命的特殊意义。

① 但丁:《神曲·地狱篇》,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②③ 刁克利:《作者》,153、154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④ 泰戈尔:《泰戈尔谈文学》,102-103页,商务印书馆,2011。

⑤ 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随笔选》,294页,花城出版社,2010。

⑥ T. Barolini. "Autocitation and Autobiography". In H. Bloom (ed.). *Dante Alighieri*.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4, p. 57.

二、爱的升华与诗人的生成

众所周知，贝雅特丽齐（Beatrice）^① 是但丁永恒的恋人。在《新生》和《神曲》中，贝雅特丽齐从世俗恋人，到被但丁塑造为神圣爱人、救赎者、导引者。这一明显的变化说明，诗人的恋人经历了一个升华和神圣化的过程。但丁不断地把早逝的恋人写在他的作品中，塑造、改变、升华她的形象。在对恋人的升华中，诗人也在诗中建构自己的不同形象。

《新生》作为但丁的第一部作品，无论题材和形式都符合当时流行的写法，属于传统骑士文学的范畴。写情诗是那个时代上流社会青年的时尚，但如果但丁只是追随潮流，他的形象则永远定格为情诗诗人。但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爱为名，不断强调自己恋人的与众不同，也强调自己作为诗人的卓尔不凡。实际上，世间并没有贝雅特丽齐的传记留存，“如果没有但丁，我们谁也不会听说贝雅特丽齐”^②。两人的恋情或者说但丁之爱完全来自诗人的自述。

但丁的《新生》写出了爱的发生、变化与成长。所谓爱的发生，产生于九岁时的惊鸿一瞥，一眼定钟情，终身不忘。他每次见到贝雅特丽齐，都会昏厥，如同死去一般。他能够再次醒来，需要奇遇和神迹，如同新生。《新生》是只属于但丁的爱情。这种爱情强度或表现方式旁人无法模仿。诗人之爱是朝向所爱的人的一种情感喷涌，浓烈而炙热。恋人所在的位置（包括世俗和神圣的）和她在诗人心目中的角色，决定了诗人写作的基调和方向。

《新生》既是但丁的人生体验，也是他的诗体实验。但丁突破了传统的爱情诗模式，由爱之不得而自艾自怜的幽怨，转变为对恋人理想化、神圣化的赞颂。贝雅特丽齐成为但丁完美的爱和崇拜的对象，而不只是诗歌的素材和灵感来源。她代表“理想的美德、无与伦比的美貌、天使与圣人均为之存于天堂而欢呼的极乐之灵”^③。然而，但丁之爱终不如人愿。贝雅特丽齐另嫁他人，且不幸早逝。诗人不得不以别的方式与恋人相会。他必须思考：跨越生死的爱是什么状态？如果恋人死后升入天堂，那么俗世中的凡人如何仰望她的荣光？诗人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爱情？以什么样的形象与恋人相会天堂？从情窦初开，到渴望与恋人相会于天堂，《新生》让我们见证了但丁的情感历程，他表达爱的方式的转变，对俗世与来生如何关联的思考，及其对爱的永恒意义的参悟。

《新生》对于但丁的整个创作生涯具有特殊意义。《新生》记录和表达了诗人情真意切的青年时代。从情窦初开的痴恋，直到祈愿来世再会，但丁写出爱的完整形态。因为这爱发生得早，所以根深蒂固，刻骨铭心。爱人的早逝令他长久地思考死亡，于是这爱绵绵无绝期，相伴但丁一生。从诗人的心路历程来看，由被爱人误解、嘲讽时的自艾自怜，转变为对爱人的赞美与歌颂，乃至神圣化自己的爱。这些都预示了但丁未来的文学路径。如果我们结合着但丁以后的文学创作来看，就会更清楚这本诗集的主题：爱是但丁写作的动力和方向，爱将指引诗人一生的道路。在《新生》的结尾处，他畅想，“我的灵魂将能见到那位淑女，也就是圣洁的贝雅特丽齐的荣光”^④。这既是诗人的预言，也可以看作《神曲》的伏笔。这场跨越生死的爱终将在诗人未来的作品中完成。

《新生》标志着但丁对诗艺的探索和早期成就，也反映了但丁的雄心。作为诗人，他有意识地让读者了解自己的一切，了解诗歌的素材来源和写作发生的全过程。他在表白自己爱情的同时，还专门用了比诗歌长得多的篇幅穿插个人经历，解释写作意图，阐明这些诗歌对于自己的意义。他把

① Beatrice 在不同的中文译本中译名不一。本文正文采用译名“贝雅特丽齐”（但丁：《神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注明出处的引文中照录引文中的译名，分别有“贝亚特丽丝”（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15）、“贝特丽采”（雷诺兹：《全新的但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等。

② H. Bloom. *Dante Alighieri*.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4, p. 3.

③ 雷诺兹：《全新的但丁》，33 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④ 但丁：《新生》，117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私密的暗恋写成了公共性的话题,既对恋人袒露心怀,也对读者坦诚相待。这是自我诗人化的道路。他神秘化自己的恋情,神圣化自己的恋人,把描述爱的经历、改进诗歌技艺、剖析和提升自我融合在一起,表达自己举世无双的爱情。《新生》以爱为名、宣告了但丁成为“新生”的诗人。

三、现实诉求与诗学理想

但丁作为诗人的自我生成和经典化除了以爱为名、不断提升爱人的形象,还离不开他的人生磨难和现实诉求。同时,但丁也积极进行哲学和诗学探索,磨砺语言和诗歌艺术。诗人的经典化过程始终反映时代风云,伴随着他对诗学诗论思想的探索和诗歌技艺的磨砺。

首先,注入现实诉求,写出时代风云。诗人的现实诉求是以诗人的身份,在佛罗伦萨的乔瓦尼洗礼堂头戴桂冠加冕,让家乡永远以他为荣。这在他的有生之年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在贝雅特丽齐去世后,但丁一方面埋头学问,钻研哲学、神学等知识,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世俗事物,热情介入现实生活。他当选过佛罗伦萨的执政官,这是他世俗人生中最大的荣耀,却因他所在的白党在党派之争中失利,而被诉贪污罪,遭终生流放,再未回到佛罗伦萨。“正是这场政治灾难及其后果,使他自己的命运变得有意义。正是这场政治灾难,使他个人和才能的这一方面得以充分发挥。对他来说,这场政治灾难的最大影响,是他内心深处的一场巨大危机,即突然的外在变化。他克服了危机,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个人经历。”^①写作可以成为安身立命的职业,也可以成为毕生追求的事业。对于但丁,他的文学创作和他的个人命运息息相关。

但丁写作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他采用第一人称写作,作品的主角是他自己。他的作品既反映时代风云,也为自己的名誉作辩护和证明。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要明确宣示自己应有的地位。他的爱,他的恨,他的怨气和他的豪迈,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作品里。作品浸透了他的人生苦难,倾注了他通过文学讨还公道的期待,因而,他的文字格外有思想深度和情感张力。如果但丁的写作只是以爱为中心,而没有经过世俗洗礼、党派争斗和流放岁月,那么,他的《神曲》就不会有那么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思想内容。成就伟大的文学作品,只有爱是不够的。因为他的遭遇和流放,他认识了意大利更广阔的现实,对人类普遍的痛苦抱有深切的同情,于是,对现实丑陋的揭露,对罪恶的鞭挞,对他的敌人的怒与恨,和他对贝雅特丽齐的爱一起,构成了他的写作底色。

其次,探索诗学诗论,寻找正确方向。但丁在道德、哲学、宗教、诗学的追求四处奔突,探寻写作的意义。他的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和《飧宴》(*Convivio*)中。在《俗语》中,但丁提出了理想语言、理想主题、理想诗人的概念。在论述了历数了意大利各地方言的特色并比较优劣之后,他相信,意大利俗语是最优秀的语言。他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最好的思想只能来自天才与学识,所以最好的语言只适合于才识兼备的人。”^②他还仔细讨论了音节的不同效果和单词的分类,引证了详细具体的例子,说明了理想的诗的方方面面:语言、结构、音节、诗行和词类等等。但丁把诗人的才能、语言和主题视为一体,好的诗人要采用最好的语言写作、处理好的主题。《论俗语》是但丁为意大利俗语提供“最早的、理由充分的辩护”^③。较之于拉丁语,“俗语具备一个拉丁语所没有的优点,即俗语是人类的原始语言,比如亚当和夏娃说的是希伯来语,所以俗语比拉丁语更有灵性。俗语也更自然,因为它是人们从小就学会的语言”^④。

① E. Auerbach. *Dante: 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p. 82 - 83.

② 但丁:《论俗语》,载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2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③ R. Harland. *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 31.

④ G. Day. *Literary Criticism: A New Histo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1.

所以，他后来决定采用意大利语写作《神曲》，完全基于他对意大利语的认识和信心。如果他用拉丁语创作，他不能被称为最伟大的民族诗人。《论俗语》的写作说明，但丁从理论思想、使用的语言、修辞风格和题材、主题的选择上，都做好了写大作品的准备。只是彼时他尚不知道，他对理想诗篇、理想语言和理想诗人的期待，将会由他自己完成。

但丁的下一部著作《飧宴》“是意大利第一部用俗语写成的学术论著，打破了中世纪学术著作必须使用拉丁文的清规戒律”^①，主要诠释自己在佛罗伦萨时期写就的诗歌，以此向读者介绍科学文化知识。他表达了对美好世界的渴望，希望读者能够从他提供的精神食粮中受益，改良道德人心，传播知识、真理和正义。然而，这两部论著都没有按照计划完成。“但丁很快意识到，在意大利并不存在实现此计划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因此他中断了两部作品的写作，转而开始写作《神曲》，在这部诗歌中他无须求助于政治权力来成为地上世界的诠释者和科学家。”^② 因为《飧宴》没有达到他的期待，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理想。此时的但丁并不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独特的写作方式。如果他不能成为他构想中的道德家、哲学家、教育家，如果他终于领悟了他作为诗人的命运，找到了他独有的写作方式，则道德、教育和哲学将为他提供思想支撑，他的诗将要实现他的道德、哲学和教育探索所不能成就的梦想。

但丁的这些诗学探索为《神曲》的写作奠定了语言和思想基础。他的爱似乎暂时放下了，实则一直在等候着他。“他在《飧宴》中写下的每句话以及他接下去想写的一切，都将以另一个形式重现：《神曲》。”^③ 爱将赋予他的诗以情节发展的动力。《飧宴》的前两首写给温柔女郎的诗，都被引用在《神曲》中。说明《飧宴》的写作过程中，但丁已经在构思《神曲》。他在《新生》中对语言以及诗歌形式的思考，他在《飧宴》中的思想和旨意都为《神曲》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神曲》是以爱串起来的教育、道德、哲学梦，或者说，他的语言、诗学、哲学探索是他通往爱的阶梯和路径，他的现实境遇是底色，爱是统领。

四、爱的神圣化与诗人的经典化

让但丁完成心愿的作品是《神曲》，他把他的思想转化为了生动形象的人物塑造。他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宗教、政治、哲学、神学思想。文学的特征在于生动的形象塑造、引人入胜的情节安排、完美的结构、适宜的语言和广博的思想内容。在《神曲》中，但丁采用空间移位与变形的艺术手法，进行了自我形象建构，以期与神圣化了的爱人身份相称，而最终能够无愧地立于爱人面前。

《神曲》缘起时，但丁正值中年危机。《神曲》设定的游历时间为1300年，时但丁35岁（实际上40岁开始写）。此时的但丁在流放中，生活上居无定所，政治上大志未酬，一直萦绕在他心底的、答应给爱人的理想的歌并未写出，已经发表的作品没有得到预期的认可。人生中途也是迷途，一切悬而未决，无着无落。

诗人的第一个形象是迷途者但丁。在迷途中，他遇到三只野兽拦路：一头豹、一头狮子、一只母狼，让诗人觉得恐怖难逃。这时但丁崇敬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现身，带领诗人走出困境，并且告诉但丁未来的路线：他将做他的向导，领他经过地狱、炼狱。昏暗的森林、三只野兽各有寓意。《神曲》全书充满了丰富的比喻和寓意。诗人就在这样的丰富寓意和象征中带领读者上路。

但丁的第二形象是游历者。第四歌以后，但丁随维吉尔开始游历地狱第一圈：灵泊地。以下的歌中，但丁化身为游历者，并以其游历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为主线进行描写和记述。游历

① 吕同六：“编者序”，5页，载吕同六编选：《但丁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② 罗伯托·安东内利：《但丁、彼特拉克与欧洲知识分子的起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

③ 雷诺兹：《全新的但丁》，126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的顺序自地狱而炼狱,最后至天堂,从最苦到极乐的旅程。《神曲》是但丁的认知之旅、净化之旅、信仰之旅,描摹世间时事,抒写爱恨仇怨,也传达他的信仰和向往。作品起于迷失,归于爱信。

在从地狱、炼狱到天堂的上升中,但丁的角色不断发生变化。他是基督徒诗人,因此,不难理解令他尊敬的非教徒诗人只能在地狱入口处,而一无成就的教徒却可以升入天堂。他是怨恨者但丁,他贵为名门之后,也曾身居要职,生活颠沛中却不得不屈尊求助。他怨处境贫穷,恨世道不公。他是复仇者但丁,因遭诬陷流放,所以怒火满腔,他把现实中的仇人都放入了地狱,他在炼狱里仍然持续他的怨恨。他是探索者但丁,他探索世间之恶及恶的原因,发表自己的政治、宗教主张。《神曲》既抒写疾恶如仇之意,又怀抱治愈世间疾苦之心。他是引导者但丁,为了正义与至善,他鞭挞教会的虚伪,旨在恢复神圣的信仰。他上下求索,寻找出路。他是审判者但丁,他审判他的佛罗伦萨人,也安置过去的亡灵。“在上帝的名义下,当时这位最大胆的诗人对全部过去和现在进行了谴责或祝福。”^①“但丁根据自己的裁决将那些人安置在灵薄狱、地狱、炼狱和天堂里,因为他是真正的先知并希望在自己活着时就兑现预言。”^②他审判整个世界,他审视并重新定义宇宙空间。他是预言家但丁,他在《神曲》中预言一些人物、城邦、国家、国王和宗教的命运,不仅是当世,还有来生以及过往。他也预言了自己的命运和历史地位。虽然完成了一半,但丁也清楚他已经超越了所以意大利语作家。“《神曲》大概是一切文学的峰巅之作。”^③在但丁对世事人情的评说中,神曲与人曲交响,历史与现世交织,此生与彼岸连接,天上与人间辉映。《神曲》气势恢宏,是但丁的梦想之作、雄心之作,是用诗人从未用过的语言写出的生命之书。

《神曲》的写作是但丁探索自己与恋人的相会之路。与恋人相会在天堂,这是一个浪漫的梦想。但丁的相会之路是不断神圣化自己的恋人。贝雅特丽齐先后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她是引领者、提升者、拯救者、预言家。她是但丁进入天堂的向导,她指导他的人生方向,斥责他负心移情,引领但丁走上正路,预言但丁的使命,希望他得到救赎,传播真理,匡扶正义,宣告永生。在漫长的西方文学史中,“没有什么比但丁对贝亚特丽丝的赞美更为高扬激烈,贝亚特丽丝从一个欲望的形象升华为天使的形象,成为教会拯救等级体系中的关键因素”^④。在但丁游历的每一处紧要地方、在每一次危急时刻,都会适时出现引导者,帮助他化解危机、渡过难关。这些引导者的背后都有来自贝雅特丽齐的指令。但丁的向上之路有惊无险,无论作为地狱的旁观者、炼狱的参与者、天堂的受惠者,但丁得到了一个诗人能够得到爱的全部庇佑和祝福。

《神曲》是一部由爱的引导而走向与恋人结合的爱之颂歌。作品以诗人的迷茫和恋人的引导开始,以爱的歌颂和爱的力量结束。为爱痴狂,是但丁创作的动力源泉。“他正是为了理解贝特丽采对自己的意义,才一直坚持研究。”^⑤随着但丁创作艺术的不断完善,她的美也不断增加。最终,但丁的艺术也臻于完美之时,她的美达到极致。“自从我今生在世上第一次看到她的容颜那天起到这次在此处看到她,我对她的歌颂从来未被困难阻断;但是现在我必须像每个艺术家达到他的能力的极限时一样,停止作诗歌颂她那不断增加的美。”^⑥《神曲》是但丁献给贝雅特丽齐的赞美诗。诗人和他的恋人经历了共同的提升,将恋人的美描写到极致也标志着诗人创作艺术的顶峰。

《神曲》既是但丁的爱的宣言,更是他将诗人的桂冠戴于自己头上的自我经典化之书。他让自己最倾心的诗人维吉尔与他同行,引领他,指点他。他把自己与最伟大的诗人们相提并论,他却比他们走得更远,升得更高。“但丁是文学历史上一个绝佳的典范,他代表了这样的作家:在每个重

①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180页,商务印书馆,1996。

②④ 布鲁姆:《西方正典》,74、63页,译林出版社,2015。

③ 威利斯·巴恩斯通:《博尔赫斯谈话录》,32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⑤ 雷诺兹:《全新的但丁》,150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

⑥ 但丁:《神曲·天国篇》,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要关头，都寻求自我（人性上的、道德上的、心理上的、想象上的），找到自我，定义自我——实际上，也就是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简单来说，它是但丁的自传之诗。”^①《神曲》完成了但丁的自我经典化。他在天堂安置了自己的恋人，也为自己树立了一座神龛。

五、结语

但丁一生追求爱情，也追求成为诗人。从《新生》到《神曲》，但丁不断将所爱的人神圣化。贝雅特丽齐依次化身为以下寓意和象征：情欲、美、爱、哲理、神学、寓言，明显呈现出不断升华的阶梯。作品主题在爱的多重象征中越来越丰富。他在提升和神圣化自己恋人形象的同时，也在提升和经典化自己的诗人形象。在《新生》中，他是痴情的恋人，也是青春的诗人。在《论俗语》和《飨宴》中，他是诗学、哲学、神学与道德的探索者与传播者。在《神曲》中，他是深情款款的恋人，也是怒火满腔的复仇者。他是未来的预言家，也是现世的审判者。种种形象之下，诗人形象才是最真的但丁。

《神曲》完成了对恋人完美形象的塑造，也确立了自己作为经典诗人的地位。诗人对恋人的完美形象刻画和对自己的经典化过程相辅相成。在没有作家访谈，没有读者见面会和个人作品发布会的年代，他将暗恋这样的私密事件写出了大境界和大主题。但丁作为诗人的自我生成和经典化过程，凸显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自觉性和主动意识。他以个人形象入诗，表达他所处的时代风云、思想和情感，是注重个体表达和时代精神相融合的现代诗人的先驱。从这个意义上说，但丁既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他是经典诗人，也是永远的当代诗人。

The Progress of Self-Making and Self-Canonization as a Poet: A Study on Dan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king of the Author

DIAO Ke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Dante was obsessed with love all his life and sought to become a classic poet. His writing career is a process of self-making and self-canonization as a poet in the name of love. From *The New Life* (*La Vita Nuova*) to *The Divine Comedy* (*La Divina Commedia*), he constantly incarnated Beatrice, his lover, with more and higher allegorical and symbolic meanings. He also depicted himself as an infatuated lover, a researcher of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a wanderer, a pilgrim, a witness, a defender, a judge, a saint, a prophet, to name a few. His promotion of the perfect images of his lover coexisted with the process of his self-canonization as a poet, which had been achieved through such mechanisms as expressing his realistic demands and reflecting the trend of the time, exploring poetics and enlarging ideological capacity, and reshaping space and deformation to perfect the art of poetry. *The Divine Comedy* completes the perfect image of his lover and establishes Dante as a classic poet.

Key words: Dante; *The New Life*; *The Divine Comedy*; The making of the author; Self-canonization

(责任编辑 张 静)

^① 刘易斯：《但丁》，13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